

香江谈艺录

【香港】张成觉

- 从《义不容情》中的音乐盒说起
- 红星知名度的联想
- 奥斯卡金像奖的启示
- 从《大班》的风波说起
- 内地《渴望》热的思考
- 豪侠与英雄



〔香港〕张成觉

香江谈艺录

粤新登字05号

香江谈艺录

〔香港〕张成觉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韶关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125印张 1插页 150,000字

1992年12月第1版 199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830册

ISBN 7-5360-1264-0/I·1122

定价：3.50元

内 容 提 要

曾获香港、台湾文艺奖的香港作家张成觉先生，以其渊博的学识，运用流畅明快、抒情优美的笔触，纵论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文化娱乐……

本书内容广泛而丰富，文学、电影、电视剧、音乐、广告以至选美，无所不谈。从中国的影视剧《芙蓉镇》、《小花》、《马路天使》、《海魂》、《渴望》等，到台港及外国的影视剧《义不容情》、《今生无悔》、《笑傲在明天》、《盖世豪杰》、《大班》、《克莱默夫妇》、《乱世佳人》、《教父》等；从中国的电影明星阮玲玉、赵丹、周璇、陈冲等，到台港、海外明星钟保罗、费雯丽等；从文艺“爱”的主题，到文艺的各种形式技巧；从鲁迅、秦牧笔下的香港，到桃花、荷花、骏马、医学、美食、生物、音乐、体育、美酒与文艺；从自杀的勇气到文艺与人生；从中外文学名著，到中国古典诗词戏曲，到中外著名作家……无不一一触及，文艺、哲学、人生，在此一炉共冶。

书中每篇作品，其实就是优美的散文，既有知识性、趣味性，又有较浓郁的生活气息，独具一格。

目 录

序.....	黄维樑 1
鲁迅心目中的香港.....	6
鲁迅笔下的香港.....	11
鲁迅与科普.....	16
鲁迅，你在哪里？.....	19
秦牧笔下的香港.....	23
在词海中遨游.....	28
艺术的翅膀.....	31
艺术的误会.....	34
无巧不成书.....	38
爱——永恒的主题.....	41
文学之博.....	45
将帅与文艺.....	50
神童与文艺.....	54
战争与文艺.....	59
骏马与文艺.....	63
再谈骏马与文艺.....	67
科学家与文艺.....	71
医学与文学.....	73

头发与文艺	75
美食与文艺	79
生物与文艺	84
荷花与文艺	89
体育与文艺	92
再谈体育文艺	95
从亚运会说到文艺	100
音乐与文学	105
假如没有音乐	108
评论与文学	111
幽默与文艺	114
文艺与人生	118
美酒与名篇	122
文坛拾趣话桃花	126
文艺与反复	129
借喻和借代	133
漫话开头	136
漫谈结尾	139
细节何处寻	142
再谈细节何处寻	145
细节的典型性	148
细节与个性	151
细致入“眉”	154
画意与诗情	157

且说对偶·····	160
衬托与对比·····	164
相反与相成·····	168
寓情于景 余音绕梁	
——略谈《枫桥夜泊》的艺术特色·····	172
数陈质朴蕴诗情	
——小谈韩愈诗《山石》·····	175
感人肺腑爱国心·····	179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	183
情真与意深·····	188
借斑显豹 以目传神·····	193
欲擒故纵 未抑先扬·····	196
三分诗七分诵及其他·····	200
漫话作家学者化·····	205
武侠小说兴衰谈·····	208
从《义不容情》中的音乐盒说起·····	213
红星知名度的联想·····	216
《今生无悔》与“新意思”·····	220
奥斯卡金像奖的启示·····	225
从《大班》风波说起·····	229
豪侠与英雄·····	234
从自杀的勇气说起·····	238
内地《渴望》热的思考·····	241
心祭·····	246

藕线·唔该·有冇搞错..... 250

海边的一朵浪花(后记)..... 253

序

黄维樑

三十多年前，英国剑桥大学的史诺(C.P.Snow)教授，提出“两个文化”之说，风行一时。所谓两个文化，指的是人文的文化和科学的文化。这二者，在二十世纪学术分工森严的时代，形成对立的局面。分工精细，能身兼二者的通人甚少。不过，科学家而兼擅人文的，在华人中，却也颇有一些。同为电机教授，陈之藩用散文咏叹海外华人如“失根的兰花”，张系国用小说回顾七十年代“保钓”的“昨日之怒”。

有人身兼两个文化，也有人先“科学”，后“人文”，成为半途“入文”者。鲁迅和郭沫若，早年习医，后来改行，从事文学工作，且以此终老，就是著名的例子。

无论是上述两个类型中的哪一个，其人必然对人文有极浓厚的兴趣。近来才认识的张成觉先生，大学时读的是机械工程，后来却以文学创作和评论来表现他的才华。识其人，读其文，就知道他对文学的兴趣是从小就有的。成觉兄近年写作甚勤，有小说《西域恩仇记》等作品。这部长篇历史小说，后来由他自己改编为同名的电影剧本，获得一九九一年

度台湾颁发的优良电影剧本奖。他的《心祭》一文，也获奖，是同年香港星岛日、晚报主办的“敬老思亲征文比赛”冠军作品。也在这一年，他把文艺评论的文章，编辑成书，取名《香江谈艺录》，准备在国内出版。一年之中，涉及“两个文化”的成觉兄，有这样的“中港台”三个收获，诚然可喜可贺之至。

以《谈艺录》为名的书，一般都是内容广泛，文学艺术无所不包的。《香江谈艺录》，正以丰富见称。文学、电影、电视剧、音乐、广告以至选美，成觉兄无所不谈，无所不议。文学之中，从主题思想到形式技巧，从中国古典诗词戏曲小说，到中国当代的钱钟书、秦牧、王蒙等诸家，以至欧美苏俄的古今作品，成觉兄谈锋所至，一一触及。由于他涉及“两个文化”，书中更有《医学与文学》、《科学家与文艺》、《鲁迅与科普》等“本色”文章。书中提到鲁迅和王蒙的地方很多。鲁迅是大陆数十年来无人不推崇的大家，鲁学既显，引证遂多。至于王蒙，则除了他本身的成就和“争议性”已足引人注目外，成觉兄与这位前文化部长，都曾为新疆的天涯异客凡二十余年，可能因此而心中多感，笔下多情。不过，成觉兄征引最多的，大概是《红楼梦》，它是公认的经典小说。

我想，成觉兄一定是从小就广读古今名著，“真积力久”，到了最近几年，一来为了兴趣，二来也可能为了稻粱，把数十年累积的精思覃见，都在文章中发挥出来。读者面对这本《香江谈艺录》，自然开卷有益。成觉兄在新疆的岁月，物质并不丰裕，精神常有郁结。本来，“诗可以怨”；然而，

从他的文章看得出，成觉兄并没有变得愤世嫉俗。在天苍苍野茫茫的地方，我相信他尚友自然，反而因此养成一种开阔的精神。我也相信，他就像流沙河等众多知识分子那般，一抓到可读的书就读，在文化上“独善其身”。他在作品里表现得胸罗多卷，底子丰厚，一定是力学苦学的结果。

《香江谈艺录》涵盖广阔，佳见处处，我这里自然无法一一举例说明。也许我可从“细节”着眼，具体引证。成觉兄在多篇文章里强调文艺作品中细节的重要，这是他的艺术论的要点，是文艺创作的一个不二法门。这虽然不是他的创见，但他屡屡阐明，对读者实在有“耳提面命”的作用。在《细节与个性》一文中，他述论《三国演义》的人物描写，“由此足见其艺术感染力强烈之一斑，而关、张、赵等重要人物的感人形象，亦正是通过一系列有机地联系起来的此类富于特征性的细节，栩栩如生地展现在广大读者面前”。我国古代的批评家刘勰，既重视“比兴”“事义”等具体性形象性，也重视“附会”“鎔裁”等裁剪结构之道。西方的“新批评学派”，有类似观点；他们的“局部肌理”(local texture)和“逻辑结构”(logical structure)一对术语，更为人时加引用。成觉兄在强调细节之余，不忘指出这些细节要与整体“有机地联系起来”。他说明的，实在是文艺的一项恒常法则。

成觉兄论《三国演义》《红楼梦》《阿Q正传》的细节，也论当代电影《芙蓉镇》以至香港电视连续剧《义不容情》的细节。这一方面表现了他谈艺贯通古今，另一方面则表现了他对香港本地文艺的关怀。他在一九八八年到香港定居，很快就对

香港文化的种种现象有所感应，有所评论，而且有时显得相当投入。他把一些文艺美学的原则，应用于对香港小姐选美会的褒贬，就很具建设性。

作者运笔行文，流畅明快，有时不避口语俚句，如《繚线·唔该·冇冇搞错》一文所写的，更见生动而幽默。在《从自杀的勇气说起》一篇中，他稳当地指出：“为恋情而自尽恐怕主要不能归咎于（香港这个）社会。”意思是这类自杀多肇因于个人。跟着他轻巧地引了《康定情歌》的歌词“世上溜溜的女子，任你溜溜的爱哟；世上溜溜的男子，任你溜溜的求哟”，再加评道：“何须痴情至于自己贸然去枉死城报到？”人生、文艺、哲学，在此一炉共冶，成觉兄的触类旁通、举重若轻、接近生活，可见一斑。

从书稿的内容看来，成觉兄对二十世纪欧美文学、台湾文学和香港文学，似乎涉猎不多，笔下也没有当代西方五花八门的文学批评理论。我相信，对文学兴趣浓厚、涉猎本就广阔的成觉兄，以后一有时间，对此一定会加以吸收，使他的文艺评论天地更加扩大。香港的文学评论家，向来不多。我希望成觉兄继续写下去，而且，如果可能的话，多以本港作品为评论对象；以其深厚的文学修养，和科学家力求客观的态度，无论褒贬抑扬，都会使本港的文坛得益。

先睹了《香江谈艺录》，我因此增加了很多文艺的资讯，印证了自己的不少观点；本书也启发了我对若干文艺问题的思考。总之，我获益良多。如果“批判地”阅读本书，那末，某些意见，好像对“借喻”和“借代”两种修辞法的解释，或许尚

可斟酌议论。当然，这丝毫无损于我对本书整体性的肯定的欣赏。

本书付梓在即，为了赶上时间，我匆匆命笔成篇，评介时细节欠丰富，有机的联系也不够严谨。希望成觉兄和读者都原谅。

实在很高兴见到香江多了一位有分量的文艺评论家。我记下对《香江谈艺录》的读后感想，不敢言序，并向读者诸君郑重推荐。

一九九二年二月廿一日

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

注：本文作者曾任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客座副教授，台湾国立中山大学客座教授，香港作家协会主席，现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

鲁迅心目中的香港

作为一个进化论者，二十年代中期的鲁迅应该是于香港当局并无大碍的，因为进化论的创立者达尔文就是英国人，且在其祖国颇受尊崇，而鲁迅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坚分子，但当时并非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亦无激烈的反英言论。可是，世界上的事情毕竟有许多出乎意料之处，以致鲁迅当年来港讲演之后这样写道：“……回想起来，像我们似的人，大危险是大概没有的。不过香港总是一个畏途。这用小事情便可以证明。”（《而已集·略谈香港》）

被鲁迅引为证据的“小事情”，有两件来自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一日香港《循环日报》所载社会新闻，其一是某中国人被控“窃去布裤一条”挨了英警十二藤条；其二是“昨晚夜深，石塘咀有两西装男子，……遇一英警上前执行搜身。该西装男子用英语对之。该英警不理睬，且警以□□□。于是双方缠上警署。……”对后者，鲁迅指出，“‘搜身’的纠葛，在香港屡见不鲜。但三个方围不知道是什么，何以要避忌？……这□□□似乎是因为西装和英语而得的；英警嫌恶这两件：这是主人的言语和服装。颜之推以为学鲜卑语，弹琵琶便可以生存的时代，早已过去了。”

这里提到的颜之推(五三一——五九〇)是北齐文学家，初仕南朝梁元帝，后西魏军破梁，遂投奔北齐，齐亡入周。

由于北齐、北周均是鲜卑族人主政，而鲜卑族又是古代东胡族的一支，游牧于北方西喇木伦河与洮儿河之间，以琵琶为民族乐器，故虽然自北魏(西魏与周之前身)起北朝统治者大力推行汉化改革，提倡学习汉语以使鲜卑族汉化(某种程度上类乎当年港督金文泰之提倡中国国学耶?)，但会鲜卑语、识弹琵琶毕竟是易于与执政阶层相沟通，而使双方“感情，自然更加浓浹，唔唉有乜嘢隔膜咯”(引语为金文泰鼓励香港“华人而中英文皆通达”之演说辞)，故颜之推有上述看法。

不过，有时拍马屁拍得不当，被不通人性的马儿尥蹶子(跳起来用后腿向后踢)的事情也时有发生，所以就出现《循环日报》披露的那则“新闻”：英警对着西装讲英语的我同胞大表责难。而此事就在金“制军”褒扬“以华人而中英文皆通达”的高论见报两星期之后，看来当局高层与下层之间似尚有所“隔膜”，未有共识也。

然而，如果以为当时从港督到各级英官、英警毫无共识，那便大错特错了。

就在该文中，鲁迅引述了那两则新闻之后，又讲了一件事，说他在港时曾听某位受过高等教育的某君自述因受屈向英官申辩，英官无话可说了但他还是输，且受严词训斥云：“总之是你错的，因为我说你错！”

由此可见，其时的港英当局自上而下至少有一点是“心

有灵犀”的，即：他们是这片土地的主人，而黑头发黄皮肤的华人，包括“中英文皆通达”、西装革履或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等华人”，俱属其治下的臣民而已。

正因为此，所以鲁迅要视香江为“畏途”。他还举例道：“带着书籍的人也困难，因为一不小心，会被指为‘危险文件’的。这‘危险’的界说，我不知其详。总之一有嫌疑，便麻烦了。人先关起来，书去译成英文，译好之后，这才审判。而这‘译成英文’的事先就可怕。”因为翻译便可做手脚。对此，鲁迅引用了元朝蒙古人“入主中夏”时的一个故事：某和尚去告状追债，债户串同通事（翻译），将他的状子改成自愿焚身，蒙古官员阅状说好，于是这和尚便被推入烈火中“涅槃”。

几乎是一语成讖，在写该文的两个半月之后，鲁迅经香港到上海途次，真的因“有嫌疑”而引致“麻烦”。

那次鲁迅带了十只书箱放在统舱，六只书箱和衣箱在房舱。

事前“因为曾在《创造月刊》上王独清先生的通信中，见过英国雇用的中国同胞上船‘查关’的威武：非骂则打，或者要几块钱。”于是“先就感到不安”。（《再谈香港》）可是，如同《祝福》中所说的那样，他“常常遇到一些但愿不如所料以为未必竟如所料谁知结果恰如所料的事情”，这回又是不幸而料中。

首先是在统舱查关。“两位穿深绿色制服的英属同胞，手执铁签，在箱堆旁站着。我告诉他这里面是旧书，他似乎

不懂，嘴里只有三个字：‘打开来！’他一动手，我立刻觉得香港和广州的查关的不同。”广州的检查员的确是检查。而在这“英人的乐园”的香港可大两样了。“检查员的脸是青色的，也似乎不懂我的话”。只是翻搞一通，将包纸撕破，弄到凌乱不堪，一面在低声索贿，终因未如其意而不停翻检直至“有些厌倦了”才离开那乱七八糟的现场。

其次是查房舱。查提包和衣箱的一个着重查点钞票大洋，一面照例抖乱其中的衣服，同时再次索贿十元。另一个查网篮的“和在统舱里查书箱的时候又两样了。那时还不过捣乱，这回却变了毁坏”。包括将鱼肝油的纸匣撕碎，用铁签在茶叶瓶上钻洞。还将桌上一把削杨桃的小刀为“凶器”，把蚊香说成“有些古怪”“抽出一枝来，嗅着”。……如此折腾了好一阵，到鲁迅“大悟，决心拿起手巾包裹十元整封的角子”递过去才得了结。

事后，茶房解释这“翻箱倒篋”的根由，道是因为鲁迅“生得太瘦了，他疑心你是贩鸦片的”。

其中的“他”是一位穿皮鞋的白人，“颇胖，大概便是两位同胞的主人翁了”。此人于“查关”结束方施施然出现，派头十足，说话完全是主人翁的口吻。

文末，鲁迅指出：“香港虽只一岛，却活画着中国许多地方现在和将来的小照。”

值得庆幸的，是“今时唔同往日”。六十四年前鲁迅所说的“现在和将来”都早已成了过去，再过六年，即鲁迅写这两篇谈香港的文章整整七十年之后，历史更将翻开全新的一页